

A man with a mustache, wearing a black cowboy hat and a tan fringed jacket, sits on a horse. He has a cigarette in his mouth and is holding the reins. The background is a bright blue sky with a sun flare. The overall style is classic Western photography.

当传奇消失的时候

徐晓林
【美】哈尔·博兰特
著 译

当传奇消失的时候

徐晓林
【美】哈尔·博兰特

著 译

Dang chuangi xiaoshi de shiho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曲 哲

当传奇消失的时候

〔美〕 哈尔·博兰特 著

徐晓林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70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5400-0185-2/I·174 定价4.30元



汤姆奋力挥刀，在松林中间砍出一个园地，
这就是他所希望的棚屋。



他一整夜都守在母亲身边，默默地为她哀悼。



他面对着西斜的落日，轻声细语地唱了一支歌。



棚屋坐落的地方留下一堆火灰，连一根柱子和一根横梁也没留下，一切都毁了。



它停了片刻，紧接着又疯狂地抡起鞭子。



汤姆漫不经心地看看眼前的一切，毫无
恋意。

目 录

- I：贝 西..... (1)
- II：学 校..... (89)
- III：竞 技 场..... (165)
- IV：深 山..... (331)

I 贝西

午后不多久，他回家了，顺着那条两旁杂草丛生的小径朝一座两间屋的小房子疾步而来。这是座未曾油漆过的老房子，上面的一丝一迹都显得破旧不堪。

她坐在后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根细柳条放在嘴中。一边漫不经心地用牙齿咬剥着柳树皮，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在茂密的马尾草中来回不停地追逐着蝴蝶。

听见脚步和杂草磨擦发出的声响，她猛地一下抬起头，一眼瞧见她的男人正穿过马尾草丛匆匆向她这边走来。她惊恐得一下子用手捂住嘴，差点失声大叫起来，因为她看见他满脸是血，衬衫被撕成了布条，衬衫前襟也被鲜血染得透红。他没说一句，擦身从她身边走过，进屋去了。她慌忙起身跟着他进了屋。她刚要开口说话，他却对她做了个手势，示意她不要出声，接着他用尤迪语悄声对她说：“他们马上就要跟来，弄水给我洗一下，再给我拿一件干净衬衫。”

她二话没有说，就跨出门槛。门口的一根长凳子上放着一只水桶，她用一只白铁皮脸盆倒了大半盆水，然后端进屋，放在他面前。趁他洗脸的当儿，她为他找来了一件新衬衫。他的左眼上方裂开了一个口子，不时地还有鲜血渗出来，嘴角处也紫了一大块，肿得老高。他洗净了脸上的血污，又洗了洗手，最后把一盆鲜红的血水端给她。她接过盆走出门外，用力一泼，即刻，一盆鲜红的水被杂草下面干燥的土壤吸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片黑色潮湿的遗迹。等她转身回屋时，他已经脱下了那件撕成碎片般的衬衫裹成了一团，把血迹揉

在中间。他取过干净衬衫从头顶上套穿在身上，把下端塞进棕色灯心绒裤子里。

“我去骏马山脚的那条河边等你，就是那条两边长满黑茎蕨的河，你到那儿去，我们在那里会面。”他仍然用尤迪语说。

他转过身走到另一间屋子里，然后手里提着把来福枪出来了，紧接着他又把那团血红的衬衫夹在腋下。来到门口，他朝外面望了望，又停下来用一只空着的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脸，然后大步跨出了门外。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眨眼间就到了一片矮栎木组成的灌木林边。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停留片刻，一闪身便钻进密林，直奔河边而去。随着一阵喜鹊的惊叫声，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他走了。

她迅速擦干他洗脸时溅到桌子上的水，细细察看了一下地上是不是还留着血迹。地上没留下血污，只有脸盆里还余着点血水，她忙用抹布将它吸了个干净。看看屋里露不出任何破绽了，她这才走到门口将脸盆放归原位，同时扫了一眼先前倒水的地方。原先的那些湿迹已经基本消失了，看起来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

她走回来重新坐在台阶上。

那个一直在草丛中追逐蝴蝶的小男孩只有五岁，仅比他周围的马尾草高出一英寸左右。他走出草丛，来到她的膝盖前站住了，睁大着一对天真的眼睛瞧着她，似乎在用眼神向她发问。

“什么事也没有，要是有人问，就说没有人来过，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记住！”她对儿子说。

他点点头。

她递给他一根柳条，他学着她的样儿用牙齿咬柳条皮，没嚼一会儿，他尝到了柳条液的苦味，皱起小脸直吐口水。

“捉蚂蚱去吧！”她对他说。

很快，他又钻进了野草丛。

约莫半个小时以后，他们来了，沿着街道绕过她的旧房子，出现在她面前。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人：一个瘦高个子男人，一个肥矮墩实的男人和布鲁·伊尔克。只要那瘦高个子男人一到哪儿，哪儿准有麻烦事；那矮胖子是镇上锯木厂的头儿；布鲁·伊尔克是这三人中间最突出的一个。他身穿黑色外套，脚蹬一双一走起来就嘎吱作响的鞋，脑袋上顶着一顶圆礼帽，后脑勺上拖着几根用羊毛扎起来的辫子，一脸自命不凡的神态。她抬起眼轮流地扫过他们中间每一个人的脸，突然用手捂住嘴惊叫了起来。

“你们找麻烦来了！”她失声叫道，随后转向布鲁·伊尔克用尤迪语说：“我男人伤着了吗？”

那瘦高个子是镇上的司法官。他看了看她，然后对布鲁·伊尔克说：“看看她知道些什么？”

布鲁·伊尔克双手交错在一起搓了几下，这是一双很少干活的男人的手。

“贝西！别再哀嚎了，像你这样的女人是不应该这样的，让别的女人去哭嚎吧！”

“我男人没被伤着？”

“当然，你知道他没有，你把他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们两人说的都是尤迪语。

“我男人没有来这儿，你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找他？”

“他在这儿，他来这儿了。”

“你要是知道他在这儿，你们搜好了！”

她朝屋里做了个手势。

“她说什么？” 司法官问道。

“她说她男人不在家，她说我们可以搜。”

高个子法官和那矮胖子头儿进屋去了，她坐在台阶上等着。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的男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她问布鲁·伊尔克。

“他杀了一个人。”

“谁？”

“弗兰克·诺·帝尔。”

“原来是那个东西。” 她眼里露出一丝嘲讽的神情。

“我也知道弗兰克是个贼，不是个东西，但是乔治杀死了他。乔治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耸耸肩膀。

瘦高个子法官和锯木厂的头儿出来了。

“连个影子也没有，她说些什么没有？”

布鲁·伊尔克耸了耸肩。

“什么也没说。”

瘦高个子和胖矮子低声谈论起来。

布鲁·伊尔克又转过脸来问她：“那小男孩到哪儿去了？”

她迅速瞥了一眼那片马尾草丛，然后把目光转向布鲁·伊尔克，漠然地摆了摆手。

“孩子在玩，到他该去的地方去了。”

“他们会监视你的。” 布鲁·伊尔克仍然用尤迪语和她

说话。

“如果他们要抓我的话，我就在这儿。”

瘦高个子转向布鲁·伊尔克：“你告诉她等我们走遍尤迪人深山里每一个支脉，及每一个捕鱼采莓的营地时，我们自然会抓住他的。要是他在这儿的话，他一定早就清理好了自己的痕迹，要不然就是她帮着干的。告诉她我们定会抓住他的。”

布鲁·伊尔克忙转过身来对她说：“听见了吧！你要是同意付给我两匹马的价钱，我就能够替你了结这件事。”

“我根本拿不出两匹马的钱。”

“那么一匹马怎么样？”布鲁·伊尔克继续索价。

她连摇了几下脑袋说：“我连买一只山羊的钱也拿不出。”

“她说什么？”高个子法官问道。

“她说他没来过这儿，她说她根本没见到她的男人。”

“我看她在说谎！”

“我的人，”布鲁·伊尔克用英语说，“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说谎。”

瘦高个子法官不悦地嘟哝说：“仅为一个饭缸子他们就相互残杀，总有一天你也会被他们中间的某一个给宰了，布鲁·伊尔克。”

“我是个老头子了，我为我的人做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他很有可能躲进河边的灌木丛里去了。”瘦高个子法官说着，转身面对着锯木厂头儿：“我们最好去看看弗兰克的女人，说不定她已经听说她丈夫的事情了，但你最好对她说弗兰克的丧事费用由你来承担。”